

海的味道

从带鱼进入海鲜体系的旅程

● 崔燕

这个春天,吃到的最贵的一次应季海鲜竟然是鲜带鱼。卖带鱼的那位摊主寡言且牛气,就像沦落到市井的大侠,眼前的几条带鱼冷峻美艳,如同一件件杀人于无形的流光银刀。包括青岛人在内的北方人,更习惯于将带鱼称作刀鱼。这名字,的确象形。那日早市上的带鱼320元一公斤,很快就有人将不多的几条瓜分。然后这“大侠”跨上摩托车坐骑,“突突突”绝尘而去。

这款带鱼刚下船不久,尽管已不是活物,但依旧威风凛凛且灿然有光。最宽处有10厘米,体长一米多,口感之肥腴、细腻、鲜香,以“云泥之别”超出了我们平时熟知的那种冰鲜带鱼,价格不菲也在情理之中。

早年,春节的年货供应菜单上,冷冻带鱼与猪头、冻鸡一道,是雷打不动的主要角色。尤其在内地,许多人以带鱼为入口,开启了人生中进入海鲜体系的饮食旅程。多少年里,带鱼以“集体记忆”的味觉基因,普及和补充了海鲜之于味蕾的饮食体验。

在古时的物产志中,带鱼数次以“多产且美味”的形象出现。乾隆二十九年版《诸城县志》说:“鱼类不可枚举……最多者银刀,鲜肥无鳞。”道光二十五年版《胶州志》亦说:“银刀,一名带鱼,大者长三尺余,宽三四寸,色白如银,故名。银刀谷雨时网之,动以万计。”古人的文字有趣别致,寥寥数语,就道出了带鱼的肥美、体量和多产。有意思的是,明朝谢肇淛在《闽有带鱼》中有一番“市井化”的描述:“闽有带鱼长丈余,无鳞而腥,诸鱼中最贱者,献客不以登俎。然中人之家,用油沃煎,亦甚馨洁。”后半句大意是带鱼在众多鱼类中价格最便宜,献给客人上不了台面,但是普通人家,用油煎着吃,也还是芳香扑鼻的。

带鱼在青岛被叫作刀鱼,民间还有一说为“海狼”。可能是因为带鱼牙齿尖利,凶猛贪食,对同类也毫不留情。带鱼在快速游动中捕食,进化出紧致的肌肉。身上那层银色脂肪,是为了应付深海的压力与寒冷而进化出的“保暖层”。

美食家唐鲁孙先生有一段描写青岛渔港码头带鱼鱼汛的文字:“凭栏远眺,只见远处飞云回舞,奔电流霆,顷刻间海面上银鳞沃雪,碧海翻光,带鱼一条接一

条,口尾相连,鱼贯而来。最大鱼群能接成十多里长一条鱼带,苏东坡诗所谓‘光摇银海眩生光’足以说明海里带鱼是多么秀丽壮观了。”

带鱼在中国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都有分布,但真正大规模跳入百姓家的饭碗里,则始自上世纪50年代的冷链形式。新鲜带鱼是没有异味的,但是冷冻后鲜味则一点点消弭,化冻后不免腥气四溢。不仅内地人多有排斥,就是海边人也对这种味道颇有微词。大量供应的带鱼大小长短不一,多数只有两指宽,肉质当然不够肥厚。尽管如此,彼时带鱼作为难得的荤菜,还是被巧妇们烹饪成各式美味。

有的带鱼只有浅浅一层薄肉包裹着嶙峋的鱼刺,用油炸便化腐朽为神奇,成就了上乘的中式“鱼排”。尤其细细的带鱼尾被炸制酥脆,鲜香的口感,比吃鱼肉更胜一筹。那个年代,食用油也是计划供应的,过年过节人们才舍得炸制食物。同一份油,在炸过麻花、肉、萝卜丸子之后,才轮到带鱼。因为炸过鱼的油再炸任何食材都会染上腥气。油炸加持后的冰冻带鱼,外形美观,泛出海鲜特有的异香,也算是当年“色香味俱全”的佳肴。多少年后,浓郁喷香的炸带鱼,已经成为“妈妈的味道”和“回家的味道”。

带鱼貌似大众食材,却始终骄傲地不为人类所驯化,其野生的珍贵属性,一点点被食不厌精的美食家推到另一个高台。一方面,带鱼依旧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平价海鲜。另一方面,偶尔一见的刚捕捞上岸的新鲜带鱼,则价位可观,风头无两,是高端酒店可遇不可求的上品。无论南方还是北地,任何一道清蒸的带鱼,都有惊艳无比的口感,可以令任何挑剔的味蕾瞬间起舞。

带鱼可阳春白雪成就高档宴席上的大菜,也可贡献南方的“带鱼鲞”和北方的“咸带鱼”成为佐餐小菜,还可以做成带鱼罐头和带鱼酥这样的休闲食品。带鱼可以贯穿到鲁菜、闽菜、粤菜、川菜、淮扬菜等任何菜系,做法可达百余种。甚至在物质紧巴的1959年,聪明的上海阿拉们还出版了一本油印的《带鱼食谱》,尽可能在低标准时代创造“高级”些的生活,让苦日子适意些许。

多年以前,有人说“重复”就是幸福。并且举了一个很浅显的例子:你昨天吃饭,今天还能吃饭就是幸福。当时听了很不以为然。

小时候老师和大人经常对我们讲,做事要认真,一次能完成的不要做两次,不要重复劳动。听多了,就认为重复不是什么好话,含有贬义的成分。放学回家吃饭,常常为母亲一天三顿饭重复地做着地瓜、玉米面饼子,喝着白开水就着咸菜疙瘩而心生怨气。偶尔吃顿白面干粮,能高兴好几天。高中毕业了,回生产队干活,天天战天斗地,大镢铁锨不离手,两眼一睁干到熄灯,真是草鸡了。心想,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?

这些年,遇到听过到过一些事,渐渐对重复有了新的认识,感觉到这俩字包含着许多人生哲理。不信你看着,有的人昨天还在一起说笑打闹,今天就突然去世了,还活着的人不感觉幸福吗?有的人昨天还在台上高谈阔论,今天就被抓进去了,失去了自由,大墙外面的人不感觉幸福吗?

其实,每个人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重复,甚至分分钟都在享受着重复带来的幸福。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又在西方落下,世间万物沐浴才能在阳光下茁壮生长;月亮每月重复着盈亏圆缺,才有了大海的潮涨潮落生机盎然。

读书也是重复。“读书百遍其义自见”,一篇好文章读过几遍,不需要讲解也会明白其中的意义。预习、听课、问答、作业、复习、考试,都是为掌握知识而重复,不断练习,举一反三。课堂上老师讲解一个新知识,课后的所有复习都是为巩固知识而重复。

劳动也是重复。流水线上的工人,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,虽然辛苦,可因为有了这份工作,才能自食其力养家糊口,享受到家庭的幸福。一旦失去这份工作,就要重新四处求职,不然就没饭吃;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终日忙碌在土地上,去年胡萝卜大葱,今年胡萝卜大葱,明年还胡萝卜大葱,因为重复,种植经验越来越丰富,市场销路越来越广,才有了稳定的收入,儿女买房买车才不害愁。由此可见,成功也是不断重复。

简单的事情重复做,你就是行家;重复的事情用心做,你就是赢家。就如同用小锤不断敲击大铁球,到最后大铁球就会动起来一样。这就启示我们,不管从事什么职业,持之以恒,坚持到底,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。有句话叫“坚持数年必有好处”,还有句话叫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,其实说的都是一个道理。复杂的事情简单做,简单的事情重复做,重复的事情用心做,坚持下去,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。大道至简,悟在天成。

人的一生各不相同,但都是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努力,都要经历不同的重复,乃至无数次的失败和沮丧。虽然在重复着昨天,还要继续着明天,时间一长,机械而单调,枯燥又乏味,甚至早已厌倦,而正是这一次次的重复,才可能迎来某一天的柳暗花明,实现期待已久的梦想,而到了幸福到来的那一天,会突然明白,每天的重复努力是多么有价值。

幸福就是这么简单,反反复复重复,柴米油盐酱醋茶,不仅有轰轰烈烈,还有平平淡淡。

心灵花园

幸福就是重复

● 刘学栋

注事如风

编筐岁月是首歌

● 范宝琛

父亲侍弄苗圃十几年了,修剪下的枝条拢成捆斜靠在墙角。细枝长条像一个个青春的生命,在冷风中吟唱着欢快的歌。

炊烟袅袅,母亲大手大脚将干枯的枝条塞进锅灶。父亲心疼起来:“早些年,这些可都是编筐编篓的上等材料呢!”

母亲一愣:“是啊,反正闲着没啥事,干脆编俩小篓吧,孩子们一定喜欢。”

父亲年轻时学会了编筐手艺,也教会了母亲。我儿时的记忆里,几乎全是筐篓的影子。

“编筐编篓,家家都有。”改革开放初期,庄户人下地干活,去野地里割草挖菜,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筐子笆篓。父亲专编那种装在独轮车两侧的大偏篓,而母亲则编筐子笆篓。

至于原材料,田间地头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棉槐条子,父亲割几捆回来,连敲带打去掉叶子,扔进小河里沤上一段时间,棉槐条便有了韧性,折弯扭曲也不易断裂。

编筐编篓讲究“打底”功夫,打底严实了筐篓才结实。父亲选几根粗壮的枝条,摆成十字花的模样捆绑牢固了,拿着棉槐条沿四周压实,一层层垒在一起。条子勒得越紧,筐篓越坚固。底子打完,伸展的枝条需要弯转向上。这时得用钢锥在弯转的地方穿孔一下,再用大拇指按住了使劲扭转,铺开的条子以钝角形状依次向上延伸,逐渐有了筐篓的雏形。“编筐窝篓,全在收口。”“口”收得好,筐和篓才好使,这个环节很重要却费事。上“把”环节也丝毫马虎不得,得提前将筐把与筐体紧密结合。收口封边一切弄妥当了,修剪掉分叉的突兀部分,一件成品就算大功告成。

在庄稼人看来,下地用的筐篓坚固耐用就是好家把什儿。父母编的筐篓结实实实,自然不愁卖。后来,棉槐条成了稀缺物,碰上价钱合适,父亲整车往家拉,堆放在院里备用。

那年父亲接了个编苹果筐的大买卖,编着编着才发现原材料不够了。幸亏邻村表舅种了一大片蜡木林,蜡木杆柔性强,弹力大,修剪下的多余枝条正好帮了大忙。父亲花了少许钱将那些条枝买回来,了燃眉之急,还赚了大把的票子。时隔多年,那段经历依旧是父亲炫耀的资本。

农村的冬季是闲散的,而父母却不得闲。父亲烧旺了火炉,炉火上架一壶水,木凳上摆一壶茶,暖暖的屋子里坐满前来瞧热闹的乡亲,其中还混杂着偷学技艺的人。父亲心知肚明,仍然喜滋滋地热情张罗。僵硬的枝条烤一下就变得柔软,乖巧地在父母的手中上下翻飞,漫长的寒冬也如流水般悄悄滑过。

浩叔算是那些人中最勤快的一个,他空闲时常来帮忙打下手,时间久了也学会了这门手艺。看到浩叔差不多成器了,父亲说:“回去自己干吧,不懂的地方再回来问,挣了钱帮你兄弟娶个媳妇。”浩叔干活肯下力气,短短几年家里就摘掉了穷帽子,弟兄俩都娶上了媳妇,至今仍靠着这门手艺过日子。

编筐编篓久了,父母的手磨出厚厚的老茧,胳膊和手腕常隐隐作痛,最终放弃了条编生意。但他们俩被划得伤痕累累的手,像烙印一样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,每次念起都酸涩不已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父母的条编手艺没有生疏。那天回老家,儿子看到爷爷奶奶编的小筐小篓小巧玲珑,高挑的把手时髦又精致,他兴冲冲地拎起一个,摆姿势自拍不停,然后挎上小篓冲进林子里挖野菜去了。

母亲笑着言语:“以前都稀罕大筐篓,盛东西都行,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,中看不中用的小筐小篓反倒成了稀罕物!”

父母靠编筐手艺养活了一大家子人,还传艺给好几个乡邻,共同走上了致富路。藤筐笆篓,是手艺的传承,也是激荡在往昔岁月里的一首歌。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1000字—1500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
投稿邮箱: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
“文化青岛”